



# 記散憶回京東

著 豪 子 覃



# 自序

我回國來已經有八年了，海外生活所給我的記憶是新鮮的。那記憶裏的印象，不會因時間的增長而減少它新鮮的色澤。多一次回憶，就使我覺得那些印象多一些光輝，不論那些回憶是痛苦抑是愉快。

友人們常常用一種好奇的態度問我關於我在東京的情形。我把東京的風物，和我的生活，以及在東京的朋友的遭遇告訴他們。他們像聽故事般的，覺得津津有味；問我：爲什麼不把這些極富風趣，極富傳奇性的故事，記錄下來；是的，應該記錄下來；可是，當我考慮到它的價值和我的文筆是不是能够使東京的生活活現在紙上的時候，我總不肯隨便執筆。

直到去年在永安，同友人談到東京的情形，覺得東京留日學生的生活，是充分地表現了一個弱國的青年在帝國主義國境內的種種不幸的遭遇。當我想到這點時，我才認清了它的價值和意義。於是，才有寫這本書的動機。

我開始寫東京回憶散記，是在永安那厝池一個非常幽靜的小樓上，十餘萬字的「東京回憶散記」，是在三個禮拜之內完成的。

寫東京回憶散記的時間，雖然很短，我却能把整個寫作的情緒和思想沉浸在回憶中。我在東京的生活，能够作為文字的根據的，全部遺失了。除在記憶中去搜集那些纖細而瑣屑的事跡外，別無辦法。因此，我只能將記憶最深的事實，零散的記下來，以求避免文字的枯燥。

東京所給予我的印象，回憶次數最多的，就是日本警察對中國學生壓迫的情形。侮辱、鞭打、坐牢，這些恥辱，使每個留日學生永遠不會忘記。因為：

一次的記憶會給我們十分的痛恨  
十分的痛恨會給我們百分的力

我毫無猶豫的將這些回憶寫出來，就是爲了這個原因。我想用這本書來將仇恨的種子散佈在每一個讀者的胸中，變成千萬人的力量。這是作者寫此書的動機，也是作者對讀者的願望。本書的寫成，是很倉促的。因而：尚有些遺漏。現在，本書出版在即，遺漏只好在再版時補入了。

## 目次

|              |      |
|--------------|------|
| 東京第一個印象····· | (一)  |
| 三上謙·····     | (二)  |
| 我的房東·····    | (三)  |
| 不速之客·····    | (三)  |
| 我的貧困·····    | (四)  |
| 買舊書·····     | (四)  |
| 兩個恐怖の使者····· | (五)  |
| 郭沫若先生·····   | (六)  |
| 陳洪被捕·····    | (七)  |
| 記蒲風·····     | (八)  |
| 鳳子在東京·····   | (八)  |
| 朝鮮青年的琴聲····· | (九)  |
| 無聊的賭賽·····   | (一〇) |
| 記李華飛的放逐····· | (一〇) |
| 回國之前·····    | (一六) |

# 東京第一個印象

「東京行」的「急行車」快要到東京市區的時候，忽然來了兩個穿西裝的日本人盤問我們。問我們從那裏來，到那裏去，做什麼的之類。可是，那個時候我們只能夠說兩句日本話，一句是「東京」，一句是「我不懂」。我們用這兩句簡單的日本話，回答了那兩個日本人那麼許多的盤問，引起了坐在我們近旁的日本人都笑起來了。

我們後來知道這兩個日本人是便衣警察，我們的情緒漸漸緊張起來。因為，車還沒有到東京車站又有人來盤問我們；如果，到了車站，其盤問檢查不知如何麻煩。在門司碼頭上，因了水上警察要檢查我們的旅費，弄得幾乎不能上岸，要坐原船回國。（日本政府那時規定，留日學生旅費不到二百元者，不能上岸，偏偏我和華飛臨行時的倉促，帶的費用都只有一百五六十元，不到規定的數目。）幸好同我們到日本的九州帝大學生，以人格擔保，得免旅費檢查。才順利的上岸。上岸之後，這位九州帝大學生把車票給我們買好，打了一個電報給東京的朋友，要他到車站來接我們。於是就分道揚鑣了。臨別的時候，他知道在車上有日本警察的麻煩，就臨時教了我們兩句日文，以作應付。同他分手之後，我們好像失去了保障，隨時都在擔心日本警察的盤問，車快到東京市區時，警察的盤問已經是第三次了。

我心頭在打算着：如果羅兄沒有接到我們的電報，我們的結果，就很難逆料。

車快要到站的時候，起了一個輕輕的騷動，車漸漸地慢起來，無聲地向着月台馳去。這時候我們可以聽着月台上嘈雜的聲音；從播音器裏傳出來的「東京驛」，「東京驛」的呼聲和日本人

在月台上一片木屐聲音相應和。

眼前的現實告訴我們，到東京車站了。我們把行李從車上取下來，放在月台上，羅君還沒有來，無數的旅客，着西裝的，戴眼鏡的，着和服，花枝招展的日本女人從我們身邊走過去。在月台那邊也是一羣羣的旅客走過去，給我們真有異國的奇異的感覺，這種感覺從來就不曾有過，興奮得我心裏沒有安甯。在日本人中顯得個子很高的羅兄遠遠地來了，在向我們招手，其愉快之情油然而生。

羅兄熱烈地向我們握手說：

「你們的電報，剛剛接到，我就馬上趕來，你們等了很久了？」

「沒有好久，正焦急，你來了。」華飛興奮的回答。

羅兄叮囑行李房把我們的行李送到他的寓所去。我們一同走出車站，很意外沒有被檢查。車站的內部很大，數不清楚有多少月台，外觀極其美麗，那是紅色的十八世紀哥特式的建築，車站外是一片廣場，電車、公共汽車、小汽車，不斷地在這廣場上馳來馳去，來往的行人很多，車站四週都環繞着高達十餘層的大廈。街樹很繁茂的立在大道兩旁，這一片景象的速度和顏色使人目眩。

羅兄用手一招，便來了一部小汽車，我們登車急馳而去。

我們在神田一家「支那料理」吃午飯，我和華飛都奇異着，東京還有中國飯館。

羅兄看見我們認爲奇怪，他告訴我們說：

「東京的中國飯館很多，在日本華僑多是以開飯店爲業，中國飯店最多的地方要算神田和早稻田，這兩個地方是學生區，中國的學生，多半是住在這兩個地方。」

吃完了午飯，羅兄說：

「伴沒有問題，今天晚上暫分住在朋友家裏，明天正式給你們找宿舍，等一下我帶你們到東京最繁華的街道——銀座去觀光。」

由神保町坐電車，經過一條最幽靜的美麗的街道，街道的一邊是建築美麗的銀行、會社、報館、帝國劇場等，一面便是「天皇」居住的宮城，宮城是被一條河衛護着，有許多極精美的短橋，到了日比谷就下車了。我們就順道遊日比谷公園。

日比谷公園的風景完全是西洋的風味，這裏是看不出日本的味道，公園面積不大，由於人工佈置的精巧，也頗曲折有趣，樹木尙多，多是薔薇繁茂，人行道極其幽靜清潔，進門的左邊有許多假山，假山之旁有一個清澈見底的池子，一個噴泉噴射出白色而美麗的水花約有兩丈高。兩隻白色的鸞在裏面游泳，常常伸着頸子，張開翅膀，想飛起來。

我想：公園最不能缺少的，應該是樹木和草地，我看見一片綠色而乾淨的草地，好像我幾日在旅途上的疲勞都消逝無餘了。

我們選擇了一個長的坐椅，坐下來漫談東京的風物和國內的情形。正是禮拜日的下午，非常晴明，天空是分外的蔚藍，公園裏面遊人極多，來來去去的遊人，對我們並無奇異的感覺，實在是我們的服裝和面貌都和日本人沒有區別，他們一定不會認爲

我們是異國人。

「每個禮拜天，日本人總是帶着他的妻子和兒女出來遊玩，遊公園啦，看電影啦，進餐館啦，到禮拜一，他們開始工作了，小孩在讀書了。禮拜天又出來遊玩。」羅兄說。

當電燈亮了的時候，我們三人從日比谷公園走出來到銀座去。

剛剛要走到日本劇場的時候，頭上轟隆轟隆的響起來，抬頭一望，一長串的車廂從頭上掠空而過。

羅兄告訴我們說：這就是高架電車。

「東京的交通，確實方便極了，出門沒有什麼人走路，都是坐車子。因為太便宜的原故。東京市的電車約分三種，一種是環繞東京市的省線電車，剛才所說的高架電車。一種是市電，就是行駛在市內的電車，還有一種地下電車。其次就是公共汽車，和小包車。小包車都是流線型的，只要是在東京市內，無論多遠，只需五角錢就够了。」

日本劇場隔壁，聳立着朝日新聞的大樓，在頂上層樓口前面，正用電燈在說明當晚的重要消息，它是用許多燈泡組合而成的日文字母，來表明意思，看這個消息的人很多，日本劇場，正演美國的電影，丁尼孫的史詩「龍騎兵」，大幅的廣告畫，燦爛奪目。

行人如潮水一樣流來流去，只聽到木屐的聲音，電車的鈴聲，汽車的喇叭聲。

天已經暗了，在人與人之間，遙遠的街道上，高樓與高樓之間，街樹與街樹的連接之間，好像全都蒙上了一層灰色的薄紗。

我們在人叢中慢慢地踱到銀座了。

「銀座」好美麗的名詞啊！好漂亮的市街啊！華麗的百貨公司屹立着；妖冶的貴婦人，西裝筆挺的紳士，在人行道上傲然地匆忙的走着。

道的兩旁全是擺着臨時的攤子，無奇不有的攤子到處都是；這些攤子給人一種置身於中世紀的夜市之中的感覺。然而，街上的電車汽車不斷的馳來馳去，大百貨公司和咖啡店裏飄出來西洋的歌調，有時是日本道地的嘈嘈的三絃聲，這個夜市是奇怪的混合體，是日本和西歐混和的產物，這只有東京才有。我想：紐約和巴黎的夜市一定與東京的夜市不同，因為：他沒有東方的情調，而有東方情調的東京的夜市，確有西歐的色彩。

羅兄帶我們走進一個百貨公司裏去，在電梯門口立了一分鐘，門打開了，梯上吐出來一大羣人，立刻又是一羣人擁了進去。我身傍立着一個婦人，她滿頭滿身的粉香，令人氣悶，電梯一直升到頂上層，我們出來，那一層正是陳列的日本吳服料，在許多很美麗很精製的衣料的陳設中，匆匆地看了一吓，就下了樓梯，這一層是玩具、書籍、文具等東西，日本的書籍真是精美絕倫，練習簿似的小冊子，又便宜又好，我和華飛一個人買了兩三本。

全公司大多數是女店員，我們匆匆地走了幾層到了下面，是化粧部，一個女店員，穿着一身極時髦的西裝，完全是西洋化的裝扮，嘴唇搽的極紅，眼圈淡淡地劃上了一層黑圈，妖豔的太帶刺激性了。她見人就送一張化粧品的廣告，羅兄說：這個女人是化粧部的活動廣告，其効力是很大的。

有許多牌酒店裝飾得如同聖誕節的夜晚，紅霓燈把門口弄得極為神祕，裏面有許多紅紅綠綠的紙條。人們從這門口，竄進竄出。

最後，我們到了一家很華麗的咖啡店，那咖啡店並不大，他的好處是臨街口，最好的座位當然是坐在窗前，這樣可以眺望街上的景物，和來去的行人。

可是很擁擠，沿窗的坐位，通通坐滿了，我們只擇了一個極不如意的地方，沒有得遠眺街

景。

據羅兄說：日本國民的經濟雖然不富裕，但大多數穿得很整齊的，在銀座來玩的，大多數是

穿的西裝，都是乾淨紳士的模樣，面色都很好。

羅兄叫了三個「燒賣飯」（日本式的西餐）我覺得淡而無味，羅兄說：這飯是比較合中國人

的口味！

「日本人是節約的，不論是勞働者，非勞働者，都吃這一小盤飯就够了。」羅兄說。

「怎樣能够飽呢？」華飛問。

「習慣成自然！」羅兄說。

我們喝了咖啡，就動身回去了，那一夜我睡在晏兄家裏，第一次睡席地上，感覺非常新奇。

第二天早上一早羅兄就來了，他說已經看好房子，要我們立刻搬到白山寄宿舍去，這寄宿舍

是在神田附近的白山，開宿舍的是在中國住了十多年的一个日本人，他的中國話講得很好，且能

作中國的飯菜。

每月連飯房租等費在內一共十八元，住的安定之後，我們就打算進學校補習日文，因為第一

期開學還要幾天，我們就趁機會去玩東京的遊藝場所。

日本的遊藝場所極爲普遍，單就以電影院而論，東京全市恐怕有四五十家，分頭等二等三

等。頭等如帝國劇場，日比谷劇場，日本劇場，武藏野館等，門票賣五角。二等電影院有十餘家，門票三角。三等的有數十家，門票一角至二角。新到的美國影片，當然先在頭等電影院放演，其次：就輪到二等電影院，三等放演的就是日本自己生產的片子，日本電影極為幼稚，連稍有智識的日本人也不喜觀看，看日本片子都是勞働者，婦人和小孩。頭二等影院每場總是放映兩個片子，還要外加新聞片，我們最初去看，很覺不慣，一直要看兩三個鐘頭，當中只有五分鐘休息，看得真是頭昏眼花，覺得日本人作事有股傻勁，連娛樂也是這樣認真。東京看電影有個好處，就是你臨時去都可以買到票進場。此外還有日本戲，這完全是日本的國粹，可惜我一直沒有去看過，在日比谷附近有個寶塚劇場，這是歌舞劇場，票價極高，這是日本唯一規模最大的劇場，光顧者多為大商人和貴婦人闊小姐，當寶塚劇場散場的時候，你在那裏可以看到日本的貴族，和資本家。最歐化的摩登太太和小姐最多。

寶塚劇場，我到回國之前，才去光顧了一次。

在一週之內，我們去遊過動物園，動物園在上野公園裏，動物算是很齊全，不容易看到的象、蟒蛇、河馬、鱷魚、白熊，都看到了，其中獅子最多，約有五六頭，奇異的飛禽也不少。

從上野公園，可以乘地下鐵道電車去淺草公園。那天仍然是我、羅兄、華飛三人同遊。

我們走到地下鐵道車站候車，我說：

「地下鐵道的修築是不容易的，」

「前次日本大地震時，給日本人一個修築地下鐵道的一個機會，」羅兄接着說：「地下室也不

少。」

坐地下鐵道電車的人並不多，因為：總覺得有些閉塞，空氣不好的緣故罷，車裏的電燈亦很暗淡。

十多分鐘到了淺草區，再乘公共汽車，淺草公園就到了。

淺草是平民的娛樂的地方，有一條街道完全是電影院、劇場、咖啡店。滿街都懸着電影和劇場的廣告。街上的人非常擁擠，大多數是工人、小市民、學生，其擁擠的情形有如中國的廟會。淺草區的娛樂場所，多半帶有一種低級趣味，我們不大感興趣，沒有詳細地去觀賞，走馬看花似地遊了一遍就回來了。

第二天晚上，我們到新宿去。

新宿也是一個比較熱鬧的地方，當然是不及銀座大，不及銀座繁華，這是學生消遣的地方。

新宿幾條小街上滿佈着的喫茶店和咖啡館，他們的佈置非常藝術化，一個小小的茶室，足可以使你坐兩三點鐘點，還感不到厭倦，最留戀而動人的是音樂，並不是那裏有音樂隊，很簡單的留音機，配上幾張上等的音樂片是比音樂隊還好，牠有許多片子，西洋樂曲，日本歌調，甚至中國的電影歌曲都有。假如：你喜歡聽悲多汶的交響曲，你告訴侍女，侍女會放給你聽，使你沉醉在幽美的旋律中感到快樂，那些侍女們有的打扮的花枝招展，極為豔麗，有的却非常樸素，態度文雅，有的肥胖不堪，脂粉滿面，令人作嘔。常常到這些咖啡店的，大半都是學生，公務員，店員之類。「新宿恐怕有幾十個咖啡店，每一個咖啡店有一個特色，或者是設計上不同，或者是飲料不同，或者是音樂片不同，或者是侍女不同，隨你所好而去舍之。」羅兄說。

初到東京，遊覽了東京之後，有許多的刺激，因而有許多印象，許多感想。

一週以來，東京給我的印象最深的是：他的交通、建設、文化，以及日本國民的程度。

我們常常討論到日本的進步，我們認為日本苦幹和進取的精神是可佩服的。自明治維新以

來，日本順利地迅速地吸取了歐洲的文化，走上資本主義的道路。

在書店裏面你去翻一翻新出的書籍和雜誌，你就可以測驗日本文化是在普遍地發達，無論科學、政治、經濟、文學、美術，都有平衡的發展。就拿雜誌來說，其種類有百多種，甚至連釣魚都有專門研究的定期刊物出現。朝日新聞差不多是東京市民應讀的報紙一樣，每晨在電車或公用汽車裏，乘客有半數是在讀朝日新聞，朝日新聞是每家必定的新聞紙。

日本人對於時間很會利用，他們利用乘坐電車或公共汽車的時候，來讀報紙。我常常看到許多學生拿着一本小字典，德文的，或英文的在讀；年齡只有十五六歲的光景，他的近視眼鏡已經很有程度了。

日本國民的智識程度相當高，我常常在電車裏面看見許多年老的家主婦或少婦，她們手裏不是拿着一本家庭雜誌在看，便是拿着一本菊池寬之類的小說在讀。

日本的女子好像比男子多，凡是比較輕的工作都是女子擔任。電車上，汽車上的收票員，大公司的店員，咖啡店的招待，以及家庭裏的傭人，都是女性充任。我沒有參觀過日本工廠，但從日本電影新聞中，看到工廠裏的工人全是女子，在街上走路的人，和娛樂場所如電影院劇場的觀眾，女人至少佔三分之一。我當時想：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日本會成為女兒島了。

日本人民有種美德，就是勤儉、刻苦、有毅力，從他們的建設看起來，可以看出他們有種致

致不倦的精神。

我覺得日本人民雖然受軍國主義的影響很深，但大多數是愛好和平的。對中國人的態度並不像我們所想像的那樣仇視；對中國人民仇視的是軍閥。在中國作生意的商人、浪人、警察、間諜等。他們對中國人的壓迫，是不能想像的。我們到了東京，就等於投入羅網，在羅網中他再用一些東西來麻醉你，爲你宣揚「皇道」。

初到東京，因為時間很短，觀察沒有深入的原故，只能看到他的外貌，對於他們的本質尙不能了解。因此，東京給我的第一個印象最深的就是他的朝氣。恐怕，那個時候，正是日本最幸運的時候。

# 三上謙

至今想起來，三上謙的印象在我腦海裏，還是這麼鮮明。

矮個子，很寬闊的肩膀，面孔很闊大，蓄着滿頭的長髮，眉雖然粗黑，但他的眼光却非常柔和，說話有些口吃，他的面貌、姿態，無一處不帶鄉下氣。總之，他是一個非常可親的人。

我認識他是這樣的：

東亞學校的教師齋藤，他從一個同學口中知道我懂法文，他告訴我說：他願意給我介紹一個懂法文的日本朋友。我想：這樣我的日文也許有很快的進步。於是：我表示願意結交這位日本朋友。

第三天，一個禮拜六的下午，這位懂法文的日本人來了，齋藤特別把我引到另一間屋裏爲我介紹。我伸手出去同他緊緊地握着手。

「啊！三上謙先生！」

他笑着，眼睛縮成一條線，露出潔白而堅實的牙齒。他同我說着法文，是多麼奇怪的法文啊！我一句也聽不懂，他的發音不正確已經够了，說話的聲音，是在喉嚨裏打轉。他的聲音和他的身體，相貌完全不相稱，因爲他的體態，應該配一種洪亮的聲音才對。

我要他把他所說的話，用法文寫出來。齋藤站在旁邊有種說不出來的不好意思的態度。

他寫出之後，我才明白他的意思。他說：願意同我交朋友，要我到他家裏去玩。我爲了好奇心的驅使，我答應了。

「明天去好吧！」我用法語說。  
「最好在今天，因爲你不知道道路，我引你去。」他在紙上寫着。  
「你沒有課了嗎？」齋藤問。

「沒有了！」我回答。

「頂好你們現在就去！」  
於是同齋藤分了手，我就和三上謙動身。

坐了二十分鐘省線電車，就到他家裏了。他的家是四五間日本和西洋混合式小洋房，地方很幽靜，周圍是用矮柏圍成的矮牆。牆裏有許多花草，木門就在矮柏和花草中立着，一條小徑通門裏。開門的時候，門鈴叮鐺的響起來，覺得別有一番風味。

客廳是小的，也許是他的書房，只有四鋪半席，外觀是西洋式，而內部完全日本式，仍是席地而坐，棹子很低，我們坐在蒲團上。他的書籍都堆在蓆子上，有世界美術全集，畢加索的素描集，以及日本現代小說全集的零散本，改造文庫等書。壁上掛着一幅米烈的「拾穗」和他一幅自畫像。

我很驚喜，三上謙先生是一位藝術家。  
於是我坐下來開始同他用筆來大談而特談了。

「你是學藝術的？」我寫着。

他笑着眼睛縮成一條線，他也寫着。

「我是很喜歡藝術的，你呢？」

「我也很喜歡，不過我是外行。我從前學過中國畫，後來又學西洋畫，愛好了文學之後，又

把學藝術的決心放棄了。」

「我也喜歡文學，我曾經和友人辦過一種文學和藝術綜合的雜誌。」

「你常常寫文章嗎？」

「過去常寫，現在不大寫了。」

於是他把他辦的雜誌找給我看，他寫的文章都是關於藝術理論的文字，

我同三上謙談話多半是用筆寫。遇着很普通的話就用日語，我告訴他，請他用日語同我講話，遇到阻礙時，再用筆談。

他開始問我是什麼地方的人，我說是四川，他大為吃驚。

「四川不是很遠嗎？」他問。一面拿出一本世界地圖來，翻開找着中國的版圖，指着四川。

「是的，很遠的。」

「四川到上海要多少時間？」

「一個禮拜。」

我指着地圖告訴他我的家是在成都，先由成都到重慶，然後由重慶坐船，經過漢口、安徽、

南京，才到上海。